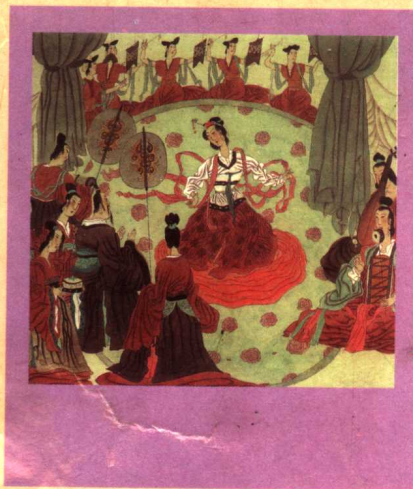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古典文学文库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炀帝与宣华既见，两下里悲喜不胜，



〔明〕齐东野人 著

不经先生

评

李悔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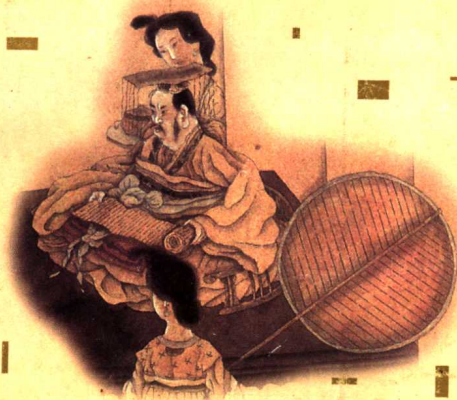
校点

隋炀帝艳史

执着手儿再三慰问。宣华说道：「妾自出宫，

只道今生再无相见之期，不知破镜重圆，又有今日。」

炀帝道：「此皆萧后之美意也，不可不知。」



隋炀帝



著 不经先生 评 李梅吾 校点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隋场帝艳史/[明]齐东野人著 不经先生评 李梅吾校点

Sui Yang di Yan Shi

—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1996.7

ISBN7—5354—0843—5

I. 隋…

I. 齐…

Ⅲ. 小说—历史—中国

IV. I·703

隋场帝艳史

Sui Yang di Yan Shi

© [明]齐东野人著

策 划:李正武

封面设计:刘福珊

责任编辑:李正武

插 图:方隆昌

责任印制:周铁衡

责任校对:邓 薇

出版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 (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) 邮编:430022

发行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

印刷者:石首市人民印刷厂

开 本:850mm×1168mm 1/32

插页:3 印张:12.875

版 次:1985 年 9 月第 1 版

1996 年 7 月第 4 次印刷

字 数:289 千字

印数:220001—230000 册

ISBN7—5354—0843—5/I·703

定价:16.00 元(简精装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。

当今天下晏安边疆无事陛下正宜垂裳宣化何必亲劳御驾
远临绝域巡狩虽天下盛事亦未免劳民伤财望陛下三思





花茵云幕月垂钩悄悄冥冥夜正幽漫道皇家金屋贵
碧桃花下好风流
炆帝见她是个真女子更加欢喜

炀帝沉吟良久急叹息道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
之天下有一日之福且享一日之乐况天子四海为家何必
定恋两京遂同萧后日日只寻取乐事为欢并不理论国事



内 容 提 要

小说以隋炀帝一生的荒淫奢侈为主线，揭示了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。隋炀帝深得先帝、母后宠爱，再加奸臣相助，于是废太子、谋父君而得天下，此后便日日在宫中寻欢作乐。北方巡狩，耗尽天下资财；从长安迁都东京，开山为苑，掘地为湖，大兴土木。十六院中精选天下三千美女，不分昼夜，纵淫无度。巡游江都，沿途设无数行宫，劳民伤财；再下江南时，又发天下人夫财力，开凿大运河，营造江都，乐而忘返。下人献宫车以为机关，便在车中一夜幸一江南童女。以后越发荒淫，不理朝政，遂激起民心改向，一夜之间，被逼缢死，以谢天下。

本书系建国后首次整理出版，国内稀有。文学史家郑振铎称之为“一部‘盛水不漏的大著作’”，“影响于后来的小说很大”。有较高的文学价值，在小说史上亦具很高的史料价值。

前 言

应长江文艺出版社邀请，我校点了这部《隋炀帝艳史》。好心的友人曾经劝诫我：“算了；不要接受这个任务吧！”他们的好意我明白：担心我点校这部书会带来些麻烦，但我没有接受友人的劝诫。

如果只看书名，确易产生对这部书的误解。千百年来，在人们的印象中，隋炀帝是有名的荒淫之君；书名“艳史”，更易误认为是诲淫之作。然而，唯物主义者总是从实际出发的，他们必然要在研读全书之后才发表评论。

五十年代，我作研究生的时候，就读过这部作品，认为它不是坏书；今天重新读它，认识仍未改变。我的认识，是基于以下事实：

第一，本书写隋炀帝的荒淫生活，不是自然主义的，更不是以欣赏的态度来描写的，而是带有鲜明的暴露性和批判性倾向。这一点，开头就表现的十分明显。“临江仙”词云：

试问水归何处？无明彻夜东流！滔滔不管古今愁。浪花如喷雪，新月似银钩。暗想当年富贵，挂锦帆直至

扬州。风流人去几千秋！两行金线柳，依旧缆扁舟。
又有五七言诗九首，表现了相同的情调。其中二绝云：
炀帝行宫泗水滨，数株弱柳不胜春。
晚来风起花如雪，飞入宫墙不见人。

汴水东流无限春，隋家宫阙已成尘。
行人莫上长堤望，风起杨花愁杀人。

如果说，这些诗词主要表现的是伤逝之感的话，那么，它的叙述就十分明白了：

单表那风流天子，将一座锦绣江山，只为着两堤杨柳丧尽；把一所金汤社稷，都因那几只龙舟看完。一十三年富贵，换了百千万载臭名。

这就为全书奠定了批判的基调。至于此书何以称“艳”？“艳史凡例”有云：“炀帝为千古风流天子，其一举一动，无非娱耳悦目，为人艳称之事多，其篇曰‘艳史’。”又唉痴子《隋炀帝艳史·叙》云：“有惊而称艳，喜而称艳，异而称艳，犹有妒而称艳者……”“试问炀帝之何以艳称，请君试读炀帝之艳史。”

第二，“艳史”在描写隋炀帝的荒淫生活中，较多的自然是他与众多女性的淫乱生活，即所谓“宫中行乐”。这些，大都采用白描手法，“如实写来，并无讳饰”。但在细腻的描写当中，并未失去分寸，更未任意糟踏妇女的人格。可以炀帝调戏宣华为例。

隋炀帝调戏宣华夫人，是“艳史”着力描写的情节，也是最表现隋炀帝荒淫无耻的情节。宣华是隋文帝的宠妃，是炀帝的庶母。文帝卧病寝宫，宣华在旁侍候，炀帝以太子身份入宫问疾，蓦见宣华，不能自己。作品写道：“谁知炀帝是个色中饿鬼，看见宣华，早已魂销魄散……不转珠的偷睛细看。”这个

无耻的太子，只顾“人生行乐”，不管“什么名分不名分”，竟百般调戏起宣华来。“宣华正色说道：‘妾虽宫闱妃媵，已经圣上收备掖庭，名分攸关，岂可相犯！殿下请自尊重。’”可见宣华原非淫乱之辈。不久，炀帝弑父自立，官人朝贺；炀帝不见宣华来朝，立即追问。作者以诗讽道：

惠怀无亲天下笑，新台有赋古今羞。

长门多少闲姬妾，偏向先皇枕席求！

炀帝着内使给宣华送去同心结子，宣华“知炀帝情不能忘，心下转又怏怏不乐，也不来取结子，也不谢恩。”这也表现了宣华尚有羞耻之心，不愿作乱伦之事。由于宫人和内使再三劝慰和催逼，“弄得个宣华无可奈何，只得叹一口气说道：‘中冓之羞，吾知不免矣！’”才勉强“谢恩”。炀帝来到宣华宫中，再三表示“倾慕之情”，宣华并不开口。炀帝连问数次，宣华始则说：“贱妾不幸，得侍先皇，义难再荐。且陛下高登九五，六宫中三千粉黛，岂无倾国佳丽！”继则云：“昔卫公子硕，通于宣姜，为千古所笑，陛下岂不闻也！奈何效之！”说明她也非朝三暮四、一味追逐权势的女人。只因这个荒淫的天子缠住她不放，“自料势不能免”，又见他“细细温存，全不以威势相加”，才“情亦稍动”，遂做出乱伦之事，成了炀帝的爱妃。是时文帝尸骨未寒，作者以诗感之：

不是桃夭与合欢，野鸩强认作关关。

宫中自喜情初熟，殿上谁怜肉未寒！

谈论风情真畅快，寻思名义更辛酸。

不须三复伤遗事，但作繁华一梦看。

不经先生在第五回的“总评”中写道：“炀帝读书好学，而做乱伦之事，所贵乎读书者安在？所贵乎好学者安在？才耶？衬阶耶？可胜长叹！”又云：“炀帝调戏宣华处，语语刺骨，真白

描手也。”

以上说明，即使如作者着力描写的炀帝调戏宣华的情节，亦渗透着批判的意向，尤其对炀帝的批判，一点也不留情。其他类似的情节，亦大体如是。“艳史凡例”云：“风流小说，最忌淫褻等语以伤风俗，然平铺直叙，又失当时亲昵情景，兹编无一字淫哇，而意中妙境尽婉转逗出。作者苦心，临编自见。”由此可见，“艳史”并非诲淫之书。

第三，“艳史”写隋炀帝的荒淫，更着重于暴露和批判他为了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而不惜劳民伤财、大兴土木，以及由此而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。第六回开头写道：

却说炀帝自宣华入宫之后，神情狂荡，今日赏花，明宵玩月，终朝只是饮酒赋诗，宫中行乐。怎奈人欲无涯，得陇望蜀，一日日只管奢侈起来，锦绣嫌其无色，珠玉憎其不香，守着许多桂殿兰宫，只恨没处游赏。

而炀帝自己说道：

朕想为天子者，富有四海，则四海之内，皆是天子行乐之场。朕今虚有其名，却单守着这几间闷杀人的宫殿，无一处可以散心取乐……

他决定在洛阳大造显仁宫，“选天下之良材异石，与各种嘉花瑞草，珍禽异兽，充实其中”。这样一来，“骚扰的天下，日夜不得宁息”。“不知花费多少钱粮，累死多少性命！”对此，作者不胜感慨，诗云：

巍焕无非民怨结，辉煌都是血模糊。

凭君莫话骄奢事，一殿功成万骨枯！

这个显仁宫，“楼台富丽，殿阁峥嵘”，“五色令人目眩，五音令人耳聋”。他还不畅意，又在洛阳西南建造西苑，方圆二三百里，中间修起五湖、三山、十六院，以天下美女充实其中，日夜供

其淫乐。又起天下人夫一百二十万，修补长城。这一工程，“又不知丧尽天下多少脂膏，填百姓多少白骨！”作者以诗指责云：

禹王治水争言利，炀帝修城尽道荒。

功业相同仁暴异，须知别自有商量。

不管显仁宫、西苑如何豪华富丽，长城如何雄伟修长，不久时炀帝都玩厌了。他想到昔人的诗句：“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上扬州”，“谁知竹西路，歌吹是扬州”。尤其是想看扬州的琼花。于是决定在扬州修离宫，准备前往游赏。从洛阳至扬州，一千余里，为了不致途中寂寞，路线上要造四十九所宫殿，以佳人美女充实其中。弄得“仓完库尽，官死民疲”，“哭声遍野，怨气冲天”。一路上死亡相继，“抬尸骸与抬木石的相伴而行”。书中一首律诗对此作了概括：

从来土木伤民命，不似隋家伤更多。

道上死尸填作路，沟中流血漾成河。

哭声遍野何时绝？怨气冲天不可磨。

试问筑成宫馆后，君王玉辇几经过？

“君王玉辇几经过？”可说没有经过。尽管途中修起那么多的离宫别馆，炀帝却嫌“旱路劳攘辛苦”，带不尽宫中妃妾，想由一条水路，多造一些龙舟，“一路上逍遥游览而去”，以“大快朕心”。这样，又决定开河前往。诏令“天下人夫，自十五以上，五十以下，皆要赴工，如有隐匿者诛三族”。这一次动用五百四十三万余人。诗云：

君王切莫爱风流，一爱风流民便休。

苦役生民五百万，只供天子一时游！

开河竣工之日，计点死亡人数，达三百万之多。作者亦有诗云：

贤君圣主为民悲，杀一无辜便不为。

何事坑人三百万，只图几日宴游期。

又摊派百姓限期造成十只大龙舟，五百只中龙舟，一万只杂船，供炀帝一行游览。再选一千名十六七岁的吴越美貌女子为“殿脚女”牵缆，所谓“蛾眉作队，粉黛成行”。在行船途中，查出一些有碍船行的淤浅之处，便根究两岸“不尽心开挖的丁夫”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将其活埋，一共活埋了五万人。正是：

荒淫既如彼，惨杀又如此！

不必问天心，天心可知矣。

到了扬州，炀帝嫌离宫不够宽敞，不便游赏，又令在离宫之旁大修宫苑。苑中建有十六所别院，一所月观楼，一个九曲池。玩了几天，还是不称意，又令建造更为庞大、工巧的“迷楼”。这座“迷楼”，不仅外观极其富丽堂皇，而且内里“有一十二重台阁，二十四座亭池，三十六间秘室，七十二处幽房，一百零八所雕阁，三百六十五层绣闼。还有无数的曲槛回廊，还有许多的朱栏翠幌，内中千门万户，都是婉转相通，逶迤相接。”又选良家十二三岁的幼女三千，充作宫女，日夜供炀帝逞淫纵欲。这样穷极奢靡的工程，“把一个府库都调得干干净净，天下的骨髓都刮完了。”第三十回，作者有一首“水调歌头”寄慨：

拭泪问造物，造物一何乖？尽道祸淫福善，暗里有安排。请看独夫残暴，为什刀兵水火，只作小民灾！惨血终日历，劳骨何时埋？歌击壤，游鼓腹，安在哉？无情土木，不知磨碎几多骸！漫道江山将破，楼上清歌妙舞，犹自醉金钗。天意已如此，世事不胜哀！

接着的一段叙述，可视为荒淫的隋炀帝由于大穷土木所造成的恶果的概括：

你想天下能有多少钱粮，怎禁得数年之内，这里起宫，那里盖殿；东京才成，又造西苑；长城刚了，又动河工，又兼开市、征辽，也不知费过多少钱财！便有神输鬼运，也

不够这样耗散；就能点石成金，也不禁这般泼撒。况这些小民出产有限，供自家身口，尚且艰难，怎当得千科百敛，无了无休！有的时节，虽然舍不得，还要保全性命，只得剜心割肝拿了出去，到后来没的时节，好也是死，歹也是死，便持着性命去为盗为贼。此时天下已十分穷困，怎禁得又兴大工！故这些穷百姓，没法支撑，只得三五成群，相聚为盗……

正是：“民已归渊久，君犹为獭驱。不然千万世，何以只须臾！”

由于炀帝穷奢极欲，弄得“内帑外库，俱已空虚，天下的百姓膏血已尽”，以致“干戈四起，盗贼蜂生”，而炀帝也回不了东京，竟被臣下所缢。这个统一的王朝，却如此短命，完全是炀帝一手造成的。作者假“后人”之口作诗以吊之：

隋家天子系情偏，只愿风流不愿仙。

遗臭漫留千万世，繁华占尽十三年。

耽花嗜酒心头病，殄粉沾香骨里缘。

却恨乱臣贪富贵，官庭血溅实堪怜！

如果说，作品在描写隋炀帝“耽花嗜酒”、“殄粉沾香”方面，并非处处采取严厉的批判态度，尚有冶艳之笔的话，那么，在描述炀帝为了恣意游乐而大穷土木不惜劳民伤财方面，则时时处处没有放松对炀帝的揭露与批判。这正是这部作品的精华。

第四，有昏君必有佞臣。伴随着隋炀帝政治阴谋的步步得逞和他荒淫生活的日益变本加厉，一批贪图富贵、投其所好的奸佞小人接踵而出，而那些直言敢谏的忠良一个个被谗毁、被冤杀。这是隋王朝灭亡之速的又一原因。

晚年的隋文帝视之不明，听之不聪，独孤后偏爱少子；而被封为晋王的少子杨广，又善于揣摩父母的心理、爱好，伪装成不纳嫔妃和忠于乃父的孝子，更有杨素为之策划，与杨广狼

狈为奸，致使杨广谋夺太子、弑父自立的阴谋步步得以实现。对于这场政治阴谋，作者寄予无限感慨：

世事茫茫半信疑，从来真伪只天知。
圣贤修德元无忝，奸佞徇名却有私。
猛兽欲转身转伏，大鹏将运翅先垂。
眼前多少机关处，转是枭雄能识时。

又云：

封疆漫道似金汤，治世还须治世王。
留得奸臣居肘腋，自然有祸在萧墙。

又云：

无党无偏说至公，如何一味信奸雄？
休言妒妇能长舌，自是君王耳不聪。

不经先生在第五回的“总评”中写道：“内有独孤偏爱，外有杨素毁誉。炀帝何等矫饰，杨勇何等坦率，再加段达等一班小人就中构衅，文帝虽明亦难张主矣。”又云：“炀帝夺位犹可，至遣张衡入侍，抑何心哉？后之不得其死，良有以也。”这些诗歌和评语，意在总结经验教训；探究隋代速亡的起因，不无道理。古人常云，“知臣莫若君，知子莫若父”。对于明君明父说来，似可适用；而对于一代开国之君的隋文帝说来，并非如此。

炀帝登上皇帝宝座以后，在政治上的第一件大事，就是“逞富强西域开市”。作品有“满江红”词作了批判：

末世争强，只思量、穷兵黩武。哪里管、国敝民疲，破
斨缺斧！异域已填无限骨，何曾添得中原土！想舞干阶下
有苗平，今非古！秦祖龙，强如虎。汉武帝，英雄主。
到头来却与封疆无补。封禅筑城千载计，一朝草木名同腐。
愿君王端拱享承平，登三五。

又有诗云：

朔方玉帛能来几？天下脂膏已半空。

圣主不须争远略，秦皇汉武亦何功！

这种好大喜功、敝国疲民之举，正是希图富贵、从中渔利之徒如裴矩、宇文恺、封德彝等怂恿而成。又是这宇文恺、封德彝献媚并督造显仁宫和江都的离宫，弄得个炀帝“心愈满，志愈骄”。炀帝把显仁宫游厌了，又有一个一贯逢迎献媚报喜不报忧的虞世基献计造西苑。北方玩腻了，又想玩南方，这时有萧怀静献开河谋。炀帝诏令征北大总管麻叔谋为开河督护。这个麻叔谋心狠手辣，残杀民夫且不去说，单道“吃羊羔”的嗜好就令人触目惊心。宁陵县下马村有个陶榔儿，弟兄三个都是不良之徒，专做坏事，竟成“大富之家”。他们的坏事没有败露，是因“他家祖坟上的风水甚好”。而这次河道正要从他祖坟上穿过。他们想方设法要保全祖坟，只能从麻叔谋身上打主意。他们得知他是个贪而无厌之人，又贪图口腹，于是陶榔儿想出了一条十分毒辣的主意：

我闻得人肉至美，何不将三四岁的小孩子，寻他几个来，斩了头，去了足，蒸得透熟，煮得稀烂，将五味调和的绝精绝美，拿去当羊羔献他？他吃了见滋味好，想着甜头，自然欢喜，要来寻我们。那时与他鬼混熟了，再随机应变……

麻叔谋吃了陶榔儿献的“羊羔”，觉得“香美可爱”。陶榔儿既不要钱，又不受赏，只是“要孝敬老爷”。麻叔谋担心离开了宁陵县再吃不到这样的“羊羔”，要陶说出“蒸羊的方儿”。这时，陶才说出底细。麻叔谋听了，初时“心下也有几分惊惧”，后来仔细一想，若不保护他的祖坟，一怕“他是亡命之徒，拼着一死，一顿猖狂起来，真有几份不便”；二来“又想着小孩子的滋味甚美，若决绝了，便再吃不成”。于是，肮脏的交易达成了，

并嘱陶柳儿：“这蒸羊羔，我须缺他不得。”陶当即表示“忠心”：“这蒸羊羔，小人便赴汤蹈火，也要日日寻来上献。”就这样，从宁陵到睢阳数县，被盗走当羊羔的孩子三五千。弄得“处处含冤，村村抱怨”，“哭声遍地，怨气冲天”。百姓向县里告状，被县里“打的打，夹的夹，问罪的问罪”。御状像雪片一样飞到东京，均被“虎贲郎将段达”隐匿，将告状百姓“每人毒打四十，解回原籍问罪。”正是：

世法陂如此，人心惨莫言。

乾坤空浩大，无处吐民冤。

在中国古代小说里，也曾有过吃人肉的描写，然而像麻叔谋这样吃几千个小孩的骇人听闻的事，除了妖魔鬼怪之外，再是找不出第二个的。

“黄门侍郎”王弘，督造龙舟杂船，一味严刑重法，弄得江淮一带人家死亡相继，无人不受其祸。而选“殿脚女”也是这个王弘之计。这些酷吏谀臣，都是丞相宇文达所荐。炀帝在登舟之前，以萧怀静有献谋之功，麻叔谋有开挖之功，王弘有造船之功，宇文达有“赞相荐贤”之功，除赐给大量黄金彩缎外，都“加升一级”。

此外，有献“御女车”的何安、督造迷楼项升、献“任意车”的何稠，献乌铜屏的上官时，以野鸡报彩鸾的高德儒，等等。这些谄媚炀帝的小人，一一得到封赏。

炀帝杀兄弑父，有杨素、段达、张衡等合谋；炀帝荒淫奢侈，有以虞世基、宇文达、宇文恺、封德彝为首的数十名的奸佞的引诱撺掇。而以高颎、贺若弼、段文振、许善心为代表的忠良之士，贬的贬、杀的杀。炀帝宠信一班献谀献媚、投其所好的小人，焉有不自速其亡之理！

第五，“艳史”虽非严格的历史小说，然颇近史实。举凡大